

Aylak Adam

[土耳其] 尤瑟夫·阿提冈——著

邢明华——译

Yusuf Atılgan

游荡者



非虚构

人民日报出版社

游荡者

[土耳其] 尤瑟夫·阿提冈——著

邢明华——译

Yusuf Atılgan

Aylak Adam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荡者 / (土) 尤瑟夫·阿提冈著; 邢明华译.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15-5583-0

I. ①游… II. ①尤… ②邢… III. ①长篇小说—土

耳其—现代 IV. ① 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094 号

Aylak Adam

by Yusuf Atılgan

Copyright © 1959, Yusuf Atılg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via AnatoliaLit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People Daily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8-4204 号

书 名: 游荡者

作 者: [土] 尤瑟夫·阿提冈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蒋菊平 钱慧春

特约编辑: 张祝馨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1

网 址: www.peopledailynew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131 千字

印 张: 8.375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583-0

定 价: 55.00 元

目 录

冬 季 001

春 季 069

夏 季 151

秋 季 229

冬 季

开篇精巧的寓言故事，却讲成了志怪传奇。

巴基^①

人行道上涌动的人潮中可能会有“她”的念头钻进了我的脑海，心里的郁闷顿时烟消云散。（郁闷也都怪那个服务员，我暗自想道。拿外衣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脸：狡猾的笑容堆出的皱纹，那种眼神，怎么说呢，是那种突兀而勉强的客套，让人很不情愿掏小费的感觉。我索性没给。）仔细打量了一遍四周，男人们刚刮了胡须，女人们妆容齐整，个个都面容轻松愉悦。清真寺角落里，断腿的乞丐冻得发紫，没穿袜子的报童们也都冻得够呛。仿佛认得出“她”来似的，我逡巡着依次注视过往的行人。

① 巴基（Bâkî，1526—1600），土耳其宫廷诗人。——译者注（下文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注，不再另做说明）

今晚我是自私了吧，不禁对自己生起气来。我本可以让这条街更值得游逛的，比如让“她”观赏一场万中挑一的电影：“她”坐在前排，手托着腮看着电影，然后正好在我想“她”的那一刻，想起我；电影结束，就走路回家。

人潮打断了我的遐想。刚才那种郁闷又回来了，沉沉地压在心里。这次不是因为那个服务员，我心里清楚。一想到前边在那个有幽深的包厢的电影院前等人的斗鸡眼女人，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立刻拐进旁边的那条街——那晚的那条街——心里那种既受伤又自信的感觉愈发强烈起来。一个月以前，有个人被两个黑胡子的裁缝——想不透为什么是裁缝——给揍了一顿的那晚，也是为了躲那个斗鸡眼女人，我拐进了这条街。也许还有一个理由，躲她就是帮忙，保护她工作的自尊心，就以这个理由，随后她也许会要我跟她一起走进那些神秘幽深的包厢中的一个，想到这个，我就感到害怕。臆想中，斗鸡眼女人带着泽赫拉阿姨穿过复杂崎岖的巷道来看我。躺在她的膝盖上，在她只有我熟悉的气息中，我注视着她时而静止时而开合的嘴唇。她还时不时低下头，在我怀着巨大的期待，等待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时，她却轻轻吻了吻我的鼻头。她的脸朝我俯下来的时候，眼睛是对起来的。

一个月前我挨的那顿揍真冤枉。整整五天我都裹着下巴——就好像我给某些人找了事，还不当回事似的——把贝伊奥卢街^①上的裁缝店转了个遍。记得当时街道处于沉睡中，而他们把我撂倒的地方离路灯并不远。虽然只记得其中一个长着黑胡子，我还是努力寻找着跟他们有关的其他记忆线索。谁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甚至连萨德克也不理解。“就算你找到了又怎样？”他说。“哼，我要告诉他们，”我说，“他们打错人了。我对他们中的第三个人要做什么根本不在乎（第三个人当时说：“——不行，我要回家。”），我要告诉他我在那儿停留只不过是有点儿好奇，我要对那两个裁缝说……”“——为啥是裁缝？”“——我也不知道，我要对那两个裁缝说，他们打我是不对的。”“——然后呢？”“——结果要看到时候的情况。”萨德克摇摇头，笑了。他不明白我为什么非得找到他们。五天后我脸上的伤痊愈了，绷带拆了，我放弃了对他们的找寻。

然后就是，我吻了那个希腊姑娘。靠近哈尔比耶^②街

① 贝伊奥卢街（Beyoğlu），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塔克西姆中心广场所在的街区。

② 哈尔比耶（Harbiye），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塔克西姆中心广场边的街区。

街道中间行人稀疏。两个姑娘，手挽着手，笑嘻嘻地走过来。她们经过我身旁时，我抓住靠近我这边的那个姑娘，亲了下去。她的脸冰凉。她们叫骂了起来。另一个姑娘嚷道：

——浑蛋，肮脏的醉鬼。

我笑着抬起头，心里既痛快又满足。她们走了。你们可真够古板啊，什么事都非得找个陈腔滥调的理由才舒坦。我可没醉，晚饭时不过喝了一杯葡萄酒罢了。再说了，我又不是为了让她闻我的酒味才亲她的。点上一根烟，我开始向前走。

街道上热了起来。我把外套脱了，脑子里那个驱使我又跑到这条街上的念头挥之不去。被我亲了一下的姑娘当时什么也没说呢。难道她就是“她”吗？她走的时候，我怎么没追上去呢？要是我把另一个姑娘赶走，转身同她说话的话，她会说“不用开口，我知道是你”的。这个臆想让我整整一周的晚饭都是在同一家饭馆吃的。最后一晚看到的那个女人身上有些什么东西是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不是属于食客的东西，也不是穿着之类的东西。她离开的时候，服务员把我的米饭端了上来。我没有随后离开，以后我会的。女人离开后，一种模糊的醒悟让我难过起来：没有什么以后了。“她”不会来了。今晚也

没有来。也许“她”比我早一周就见过服务员的表情了。

坐在长椅上，我打开收音机。本想听听钢琴曲的，但是没有。好像全世界都忙着说话、跳舞、上剧院去了。

从这个盒子里我找不到一个弹钢琴曲给我听的人。孤独的我。关上收音机，我站起身来。墙上挂着的那幅《下午茶》在人造灯灯光的映照下更加支离破碎，惹人心烦。桌子上有个烟灰缸，也招人讨厌。是谁把它放到书前边的？跟回来时一样，我翻过窗户跳到街上。窗户应该是关着的，玻璃碎了。正对面公寓有一幅窗帘拉开了，一个女人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街上。难道是“她”？窗帘又拉上了。难道什么事都是在我不在的时候，我不在的地方才发生的吗？

2

是这首希腊歌曲吵醒了他，还是他醒来以后听到了歌曲，他也搞不清楚。唱歌的人是腊肉店师傅的“老婆”。楼上人家的女佣艾兰妮还没嫁人，但在他看来，她就是腊肉店师傅的老婆。她只是偶尔下来扫扫地，每个月就能拿上三十里拉呢。两三年以后，把婚结了，再开一家小小的熟食店。艾兰妮讲起这些来，总是两眼放光。可

是他听着的时候，却总是暗地里同情着将来要坐在熟食店里的男人：那满身的大蒜味。男人或许没有感觉，可是他讨厌腊肉。

他不想下床，不想离开被身体暖热的被窝。要是他起身走到房间唯一的一扇窗户那里拉窗帘的话，他就会看见多年的记忆里存在的浴室布满小孔的隔壁公寓的抹灰墙——那间公寓也是他的财产，应该说是他爸爸留下的财产。想看天空的话，他得探出身子把脸贴到窗玻璃上去才行。在许多个没有雨滴的早上，这一小块天空误导了他的天气预测好多次。

他向左边转过头。墙壁中间挂着凯玛尔的画作《裸体》，昏暗中显得隐隐约约的……外面那个容易被脱光衣服的女人一瞬间由低转高的声音，唱出了与她的扫地声相和谐的歌曲。女人还没有被推倒在床上，这令他感到惊讶。有一天女人曾说，楼上的律师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从后面摸她。但是他从来没有，也不打算脱光这个女人的衣服。他曲起右腿，挠了挠膝盖。他害怕自己会变得像父亲一样。年幼的时候，他们的旧房子里经常更换女佣。有时夜晚传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低语声、长榻的嘎吱声，他都听得见。有一天他在厨房看见了父亲：身体像是要爆裂似的紧绷着，弯着腰，从背后包裹着女人

的臀部。他手里的杯子掉在地上，他们才直起身来。两人看上去十分可怕的样子。父亲走过来，给了他一个耳光。那时他十岁，已知道男女之间的事情了。很久以前开始，也许是因为阿姨的缘故，他总是讨厌着父亲。

房间门口响起了敲门声。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进来吧。他说。

艾兰妮站在门口。

——我的活儿干完了，只剩这里还没收拾。

——今天这里不用收拾了，还是干净的。要是没有别的事，你可以走了。

——这儿怎么这么黑啊？我把窗帘拉开吧，如果您需要的话。

他点了点头。她走过去把窗帘拉开，在光线下停留了片刻。“你的面孔可真美。我的脸肯定糟透了：一副睡相，还肿了。”

——靠街的房间玻璃碎了。要我今天叫人安装吗？

——好。把我那个大衣给我。他说。艾兰妮拿来了他的大衣。

——装玻璃得多少钱？

——我不知道。六七里拉吧，差不多。

他从里面的口袋掏出十里拉，递给她。

多余的你留着吧，他说。“熟食店一斤肉肠的钱。”递给女人钱的时候，他没有看她的脸，却看到了她的手。属于一个鲜活而健谈的女人的手。

先是房间的门关上了，然后是最外边的门。他穿上拖鞋，走过去把窗户打开。很冷。他探出身子看了看天空，铅灰色，今天应该会下雨。他穿上大衣走进厕所。“差劲的作家不准进入的禁区。昨天我扔掉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来着？！男主人公早上起了床，洗把脸，到公园里去坐，然后吃饭，和情人逛街，晚上才回家睡觉。一整天居然都没有撒尿？真不可信。在公园的时候肯定想尿尿了，找了棵大树，躲在粗粗的树干后，看附近没有人来，就在树根那儿把尿撒了吧。”从厕所出来以后，他剃须洗脸，穿上衣服，出门了。

他在倪裳榻舍坐上轻轨来到玛驰卡，下车的时候脚滑了一下。^①夜间潮湿的石头结了冰，很滑。沿着街坡往下走，他落地的脚一步一抠，紧踩地面。卖芝麻面圈的小贩从他身边经过，头顶着芝麻面圈的招牌；他叫住了小贩，买了一个芝麻面圈。一个女人在家门前织着基

① 倪裳榻舍 (Nişantaşı)，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中心时尚精品街区，隶属希什利区 (Şişli)，紧邻贝伊奥路。玛驰卡 (Maçka)，伊斯坦布尔欧洲部分中心街区，隶属贝西克塔斯区 (Beşiktaş Semt)，紧邻倪裳榻舍。

里姆花毯。他经过时，顿了顿，继续往前走。“美丽的女人，可是脸色阴沉。我们总是要么吊着个脸，要么苦着个脸的样子。”嚼着芝麻面圈，他继续往前走。零星的路人都回过头来盯着他看。“衣着整齐的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吃芝麻面圈是禁止的。不过，和所有的禁令一样，这一条也有对策吧？比如把芝麻面圈弄断，塞进口袋。然后一只手伸进去，揪一块下来，一看没有人注意，就塞进嘴里。可是，我的牙齿还结实着呢，干吗不自己嚼着吃。”

当他走过水果铺，走进街道口开着的门时，芝麻面圈吃完了。他点燃一支烟，爬上了前两个楼层。最后一个楼层只有一扇门。他打开门，停住了脚步。在这间明亮的大房间里，手拿调色板，排列在木头案板上作画的人们纷纷转过头来看他。“噢！”的声音响了起来。随之扑面而来的是那个气味……他刚刚无意识地上街游荡以来一直想要闻到的原来就是这个气味啊，他明白过来。这油彩、亚麻子油的气味啊……

——赶紧进来啊，你会冻死我们的。萨德克说。

他在门口停留得太久了吗？他走进来，关上门。

——各位好啊。他说。

——你好。

房间里除了萨德克以外，还有两个女孩和八个男孩。

萨德克收学徒工一般不会超过十个。他只收自己喜欢的。

——早上我们还在聊你呢，萨德克说，差不多五天过去了，你还没露面。是不是逮着那些揍你的裁缝了，这些天都在揍他们出气呢？还是撞车啦，被害啦？最担心你的是萨米，不是怕你命没了，是怕他的画像留个半截画不完。我跟你说哦，最后我们可是在最不可能的可能性上达成一致啦：你找了个活儿开始工作了。

——没错。咱们就信这个真理一回吧：“艺术家的直觉，万无一失。”

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不由自主地纷纷应道：

——谎言。

——哦，兄弟，不可能。

——我敢用全部的画刷打赌……

——说反话呢吧。

他拉出一把椅子，放到窗前他常坐的位置上，坐了下来。

他说，不是什么反话。四天前我在一个街道方向牌上看到那条街的名字是“两个孤儿街”，当时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活儿：我要收集街道的名字来研究研究。证据就在这儿呢。（他用手砰砰地拍了拍装着笔记本的口袋）。这活儿我已经干了三天了，昨天下午才停下来。不

管我去哪条街，身后总是跟着那把闪着后肋的刀。现在呢，我又开始游荡了。（他看着自己的鞋子，大家都没有吭声。）你们可能路过“两个孤儿街”过，但是也许没注意。那条街上的房子大部分都是新盖的或者是看着挺新的两层楼。卓别林的短片《安乐街》里面的一个街头。要我说，这条街该叫“循规蹈矩”街，除了惹得邻居快失去耐心之外就没别的事干的人才住在那儿哪。街名吗……那两个孤儿是谁啊？他俩做了什么，让人用这个街名来纪念？他俩的人生是怎么过的呢？那天晚上我没喝酒，但是在电线杆上靠过。从南边进那条街，需要找个电线杆靠一下的话，就找那第三根来靠。个子跟我差不多的话，抬眼就可以看到一個用刀刻的“唉”字，一声叹息。我没看见就好了；只希望这个字是一个孤独的男人，有幸抒发对住在对面、长指甲姑娘的思念而刻下的。“她”怎么还没有厌倦那些循规蹈矩的人？不过，我还是花了半个多小时盯着透出灯光的所有窗帘看了一遍，我没看见任何人。这三天，我还看到了许多别的街道。有一条叫作“狮子床街”^①，巷子蜿蜒曲折。是因为从前有人在街角置放了一头真狮子，全城的人都跑来看狮子呢，还

① 狮子床街，隐喻“精英街”，土耳其俗语中有一句：Aslan yattığı yerden belli olur。是不是狮子，从它睡觉的地方就看得出来。